

佳作

作品：螞蟻還在的時候

得獎者：張英珉

張英珉，一九八〇年生，在台灣桃園出生，不太會說客家話的客家人（父母親來自苗栗），爲了求學與當兵，待過許多地方（桃園、宜蘭、屏東、台南、板橋、花蓮、南投），環島一圈之後，終於又回到家鄉桃園。

得獎感言

我正坐在旗津的便利商店內，十年前我還沒寫作，當時來這，正在徬徨休學與否，便對海看了好久好久。十年後，我走入成年，生命的體驗愈來愈複雜，也愈來愈有話想寫，活著就是要珍惜寶貴生命，我想要更努力地寫下去。



螞蟻還在的時候

有一隻螞蟻在我身上爬著。

剛從桌上趴睡起來有些偏頭痛，我打個呵欠，才發現那隻黑螞蟻在我高職上衣三年級學級櫃的上方遊走，隨後緩緩向下從胸膛爬到手臂，經過叢林一樣的手上汗毛，不知道螞蟻會不會在我手毛裡迷路？不知道螞蟻哪裡爬過來，我看向四周地上都沒有螞蟻出沒，猜想牠可能迷路了，但是又覺得，牠或許是從我身上的蟻窩裡爬出來。

我曾這樣想過，或許就是因為我一直尋找蟻后，所以才不小心讓一隻蟻后偷偷飛到我身上築巢，身上才會爬出螞蟻，但我游泳時把全身都潛到水裡，卻從來都沒有看過螞蟻因為窒息而從身上冒出來過。

我仔細地看著黑螞蟻爬回我胸前米色制服的縐褶，在皺褶縫之中亮出頭，應該是黑棘蟻，我認識這種很常見的黑色大螞蟻，大大的身體和螯齒，正咬著一小粒像是王子麵屑，讓我想起滿街學生去補習上課的時候都提個便當。看來黑螞蟻應該只是路過，只是不知道從什麼地方沾到衣服上。不想傷害到牠，我只好站立不動，讓手貼著褲縫，看著黑螞蟻漸漸地爬過腰帶，再爬過褲襠、褲腳，再爬到地上的紅磚，經過前方那片陰暗角落的青苔，牠愈走愈快，似乎是聞到回家的路線氣味。

我想跟著牠，找到蟻窩的位置。

放學已經一小時多，我背著書包跟蹤螞蟻，此時天色開始變暗，我讀的農校校園這時看來冷清空蕩，所有想升學的同學都去補習了，只有我這種還不知道未來該做什麼的人，下不了決心決定到底要去補習班，還是要去找工作，只好專心地跟著一隻螞蟻前進。看著螞蟻草叢中忽隱忽現，我不想放棄，只要跟著螞蟻就能夠找到蟻窩，就有機會找到蟻后。

好久以前，我就想要養一窩螞蟻。

一窩勤奮認真的螞蟻，互助合作的螞蟻。

走著走著，走到學校畜牧場的圍牆邊，畜牧場上有兩隻黃牛自顧自地吃草，我沒注意到有一群蹲著的學生正在抽菸聊天，我意外闖入他們煙霧繚繞的王國。

「嘿，你過來？」當中那位看來最高的陌生同學指著我，我趕緊裝做不知情地看著旁邊，旁邊當然沒有人，我只好低頭囁嚅說著：「有……有什麼事嗎？」

「過來就是，沒聽到嗎！」他口氣好凶，又指著我叫著。「耳聾啊！」

我有點恐懼，慢慢地走過去，突然之間他們全把菸給丟了，一群人全向我衝上來，我以為要被圍毆所以緊縮著四肢，但他們沒打我，而是有人抱住我，有人扛起我，我沒辦法抵抗，就被整群人給扛起來，像隻被螞蟻扛起的死蟑螂，直直面對路上那棵木棉樹衝過去。

學農的同學都了解，木棉樹的樹皮上有著一根根的突刺，一直是進行阿魯巴的優良路樹。在我住

的桃園，木棉的橙色花朵大多開放在四月，隨後木棉的棉絮飄散在五月，此時滿樹的木棉花絮被來自我胯下的衝擊而震落，在每個撞擊之間，我抬頭看著木棉花絮慢動作似的從天上飄下，滑過太陽落下之後尚未入夜之前的短暫天光，看見一朵積雲正在飛行，不知道會飄向哪個方向；一隻飛過的白鷺鷥剪影，口中似乎咬一隻青蛙？

雖然這樣被扛著撞著，不過這些人也沒有用力在阿魯巴我，只是做做樣子嬉鬧一下，就把我從樹上丟下，隨後就一哄而散，我只好起身看著那群同學愈跑愈遠，跑過畜牧場的黃牛旁邊（在我這麼緊張的時候，那兩隻牛正好在大便），然後整群人越過圍牆出學校去。看著他們離去，我不知所措倉皇地起身，走一步就聽到撕裂聲，原來我的「控芭辣褲」水洗絲褲子被木棉刺給刮出個大洞，而左腳又踩到右腳的褲腳於是整個裂開，右腳褲腳被風吹著，像是司令台前飄揚的旗子一樣。

在這不知道該怎麼辦的時候，我班上的一位幾乎都沒交集的女同學，蘇，正背著背包拿著書本，穿過樟樹大道走過來，遠遠地看到我的窘態。

「你……在幹嘛？」蘇停下腳步喊向我。

雖然和她同學快三年，但她總是一個人來去獨行，都沒有什麼機會說到話，現在看到她反而有點不好意思。

「沒怎樣，被阿魯巴而已。」我放開雙手，讓變成旗子的褲子隨著風搖擺跳舞。

「那……痛嗎？」遠遠地她皺著眉頭，似乎感同身受而走近看著我。

「還好。」

「有帶其他褲子換嗎？」

「我又不是天天準備被阿魯巴。」我搖搖頭。

「那……我有褲子你不要穿？」

她從書包裡拿出一條女生穿的體育短褲，我再看我那條隨風起舞的褲腳，幾乎裂到了內褲的位置，似乎沒有別的選擇。我去廁所換上蘇的短褲，我想那應該是女孩子的L號吧，但我穿上之後就變成緊繃的熱褲，褲子勒得大腿肉滿起來，像是有一次在鄰居婚禮上吃過，那種用一條草繩勒得很緊的東坡肉。

「那你褲子怎麼辦？」她比著我手上的褲子。

「再去做一條吧。」我再度搖搖頭。「反正家裡還有舊的可以穿。」

「不要啦，都要畢業了，今天晚上我幫你縫好。」她把手伸出來要褲子，我有點不好意思。

「喔……不用啦。」

「你這是從縫線裂開，沒有破，我媽媽有針車，三分鐘就可以縫好。」

蘇把背包打開，把我的褲子放進去。因為對她很陌生，所以我好奇地偷看她那貼著夜間反光條的藍色書包裡有什麼，這下才發現她的背包的一個隔袋內，有著許多旅館裡會提供的小條牙膏。

牙膏？

「走吧，去坐車。」

儘管同學三年，我和蘇之間並不太熟，除了她是獨行俠的因素外，我的學號是六號，她是三十八號，不管怎麼調整分配都不可能湊在一起當公差。而實習分組的時候，男生都去勞力工作，女生則都是管理花草。所以，今天是我這三年來第一次和她說這麼多話。

「妳每天下課之後都去哪裡？」我好奇問著。

「去圖書館啊。」她拿出手上的書對我揮兩下。「不然就要回家去，還能去哪裡？」

儘管現在天光開始昏暗，蘇還是低頭自顧自地邊走路邊看書。而我專心抬頭看著頭上路燈，找查看有沒有飛行的螞蟻。

木棉花開時，就是螞蟻婚飛的季節。

婚飛，好美的名字，一隻隻預備蟻后將會脫離巢穴飛到天上，找尋飛行公蟻在天空中介配，最後母螞蟻就會找個地洞爬進去，生下許多小工蟻任牠差遣，再生下小兵蟻當牠保鏢，最後就能擁有一個齊心齊力的王國。之後，蟻后就會產出許多的預備蟻后，儘管有時巢穴落在環境不好的地點，隨時都有可能被消滅，但靠著新蟻后，蟻群的生命出現了新的機會，就能將血緣一代又一代傳下去。這是多麼美好的循環啊，一時失敗也沒關係，一切都有機會重來。

在我專心邊走邊看的時候，蘇拿著手上那本書問我：「你知道嗎，蝸牛一小時只能移動五公尺。」

「喔。」我對蝸牛一向沒興趣，也不喜歡吃蝸牛料理。

「原來樹獺游泳，比爬樹還快耶。」她持續說著。

我說，台灣又沒有樹獺。

「天啊，用肥皂洗手，和用清水洗手之後的手上細菌數量差不多耶。」

「知道這些能幹嘛啊？」我邊走邊遮掩自己的走路姿態，感覺鼠蹊部因為褲子太緊繃而有些摩擦的不適感，而且穿著短褲一下子就被蚊子咬得都是紅豆冰，我邊抓大腿的癢邊問起：「蘇，那我問妳，螞蟥如果從一〇一上面掉下來，會不會死翹翹？」

「那……這隻螞蟥要先懂得搭電梯才行。」一〇一這年才剛蓋好，她想了想，聳聳肩說起。

她又邊看她手上那本小書，翻了翻再對我說。「你知道嗎，螞蟥可以扛起體重五十倍重的東西。」

「老鼠的懷孕期是三週，只要二十一天。」她翻著書，書籤是旅館小包裝的洗髮精，又對我說。「現在的陽光是八分鐘前的太陽發出來的喔。」

我沒在聽，走過車站附近，抬頭看向補習班招牌，滿腦子只想升學或當兵這種有關未來的問題。走到客運站牌前，她北上我南下，我的公車來了，揮手再見後我上了公車，在公車車廂內陰暗燈光下，我又看見那隻咬著王子麵屑的黑棘蟻，不知道從哪裡又爬回我的身上。

我想，我坐著公車，我的身體對螞蟥來說應該也是一台車，我載著這隻螞蟥通往何方？螞蟥離開

我的身體，在座位上好奇探著四方。

回到家，我又去路燈底下看，等了好久終於看到一隻有翅膀的胖螞蟻停在牆上，我趕緊拿著藍色魚網把牠蓋起來。終於，我抓到一隻螞蟻后，看著她大得不成比例的腰腹，我趕緊把牠放在塑膠盒子內，滿心歡喜期待牠下蛋。

好想擁有一窩螞蟻。

我知道有人在賣整窩的螞蟻，可是我就是想要自己從頭擁有一窩螞蟻，從無到有，從少到多，看著社會化的螞蟻各自忙碌，像造物主盯著人類瞧。

那隻螞蟻后在盒內角落用心地整理自己的觸鬚，我放一些餅乾屑，幾粒小砂糖塊，就把有通氣孔的蓋子蓋起來。

媽煮好了飯菜，便喊著：「吃飯囉。」我下樓去，看著爸爸坐在客廳專注看著釣魚節目，一雙手還在綁著釣勾。中年後的他大部分時間都在魚池邊看著浮標隨著波浪飄動，我猜想若要叫得動他過來吃飯，就把釣竿尖端中魚鈴鐺搖個幾下，他就會以為釣到魚而跳起來吧。

大我一歲的姊姊正在房間內低頭算著數學，她一直都有不配合家人作息的特權，因為她是數學比賽的選手，大後天要去參加競賽。我猜，如果把盤內的空心菜排成開根號的算式，或許她會比較願意出來解答。

我走去廚房，叫我們吃飯的媽也沒在飯桌旁，她早就吃飽了，回到房間去看另外一台電視播放卡

拉OK競賽，然後開始用嘴唇發出嘟嘟嘟的聲音練習音階，下週換她去上台挑戰，因為地方電視台會轉播，不能在親友面前丟臉。

我拉開椅子坐下，看著一桌飯菜只有我吃，突然想起一件事情，就是今天身上那隻咬著王子麵屑的螞蟻……牠現在旅行到哪，吃飽了沒？

今天草花課時我在種薄荷，那時候我就發現蘇沒有出現，而後的數學課，我專心觀察紅螞蟻從牆邊裂縫爬出來，於是我拿立可白在牆邊畫出一個螞蟻迷宮，讓牠在迷宮裡東看西看，最後終於找到出口。

我看牆壁上的螞蟻看得入迷，直到蘇說「報告」，我才回過神來轉頭看向她。蘇有三堂課不在，她回到位置上打個呵欠，再轉頭看向我，我有點不好意思趕快轉過頭去。畢竟她是獨行俠，我有點擔心別人看待自己的眼光，直到下課後同學都離開，我才站在昨天那棵木棉樹下等著，直到蘇經過，看到我之後停下來。

「你又被阿魯巴喔？」她的視線一直看向我下半身，我趕緊揮手。

「沒有啦。」我張開雙腳，向她展示我的褲子還是完好的，但是一這麼做之後，卻反而更不好意思。

我們一起走去搭車，避免尷尬，我趕緊扯開話題問她。

「妳今天三堂課不在教室去哪裡？」

「老師叫我去訓導室。」

「幹嘛？」

「他們以為我去援交啊！今天升旗的時候，老師檢查班上同學的書包，在我背包找到一些牙膏和衛浴包，我又沒打開過那衛浴包，哪知道那裡有保險套啊，就把我叫去問。」

「保險套……是喔……」

我有些臉紅。

「你該不會以為我真的去援交吧？還不都是你害的。」

「關我的事？」

「因為老師在我背包裡發現一條男生的長褲啊。」

「是喔！」

「他們說我和同學援交，不然怎麼會有男同學的長褲！」

「真假，那妳怎麼說？」

「說是有同學被阿魯巴之後破了，我要幫忙縫的。」

「喔，結果？」

「沒有人相信。」蘇兩手一攤看來無奈，把書包裡的褲子拿出來，而我從背包裡把洗好烘乾好的

短褲還給她。

「算了……男生穿過的短褲我不要。」她有點嫌惡我手上的短褲，彷彿沾染到了什麼噁心的氣味，我只好收起這體育褲。

走去站牌的路上，她從背包裡拿出那些小牙膏出來給我看，還送我一條。

「這是我之前開著蜜蜂車巡迴的時候，常常睡旅館拿的。」

「蜜蜂車？」

我想像那是一台外殼就像是球鞋廣告車或是汽水廣告車那樣子的車子，只是蜜蜂車的外殼就是一隻蜜蜂，然後總是播放著〈嗡嗡嗡嗡〉這首小蜜蜂的主題歌。

「蜜蜂車好玩嗎？」

「不好玩。」她若有所思地搖搖頭，又拿昨天借的小書看起來，又開始自顧自地說著。

「你知道嗎，手指甲長得比腳趾甲還快耶，天啊。」

「早上十點到十二點的時候長頭髮喔。」

我一邊走一邊聽著，又想著自己該不該去補習班準備考試，想著想著，突然想知道蘇在讀的這些事情到底有什麼用，而她轉頭看向我。

「你有在聽嗎？」

「喔。」我點點頭。

「喂，我還不想回家，要不要跟我去逛街一下。」到了市區之後，我就跟在蘇的後面走著。說要逛街，但我們都沒錢，最後也只是去車站附近一個百貨公司觀景台上吹風而已。

「欸，你這邊有一隻螞蟥。」蘇指著我的肩膀，我低頭看肩膀，昨天那隻螞蟥似乎還沒離開我的身上，牠咬著那個屑屑又出現？我猜想會不會我又坐到同一台公車，把螞蟥接回來。

「你喜歡螞蟥，乾脆養在身上？」

「我沒有啦。」我揮揮手，看蘇向前逼近我的身體，感覺那種女生的溫熱氣息之中有蜂蜜的味道，我懷疑附近有人喝蜂蜜茶那麼甜的味道。

蘇靠近我把螞蟥捏起來，我仔細地盯著黑螞蟥慌張的模樣，而蘇卻在空中把螞蟥放下去，只一下子這個小黑點就不知道被風吹到哪裡去。我想像螞蟥在空中飛著喊救命，會不會有身上穿著有著S內褲的螞蟥超人，從空中飛過來把牠接起來，然後小螞蟥就愛上螞蟥超人……

「螞蟥不會摔死喔。」蘇看著空中說著。「因為牠夠輕。」

這時候她突然聞到什麼味道似的，捏住鼻子。「天啊，有痠痛藥膏的味道！」

「因為我今天去種薄荷啊。」我聞聞身上，今天在學校苗圃種薄荷沾上了氣味，因為她太靠近了才能聞到。

「天啊，你知道全世界的薄荷都到哪裡去嗎？很多都拿去做痠痛藥膏了，你知道嗎？那麼多的薄荷都在人的背上揮發掉，薄荷真的很可憐……還是我那蘭花組比較好。」

我只好把衣服拉開吹吹風，試圖把薄荷味道給消去一點。

「那妳在蘭花室幹嘛？」

「就分盆、繁殖啊。對了，我跟你說，我會分春石斛和秋石斛的差別，你會嗎？」

蘇一臉驕傲地看向我，讓我更加疑惑。

「看起來不都一樣嗎？」

「不一樣，一個莖節上面會長出側芽，另一個不會。我問好多人，沒有人分得出來，說不定我是這世界上除了賣蘭花的人之外，唯一可以分別出兩種蘭花的人。」

「知道這有什麼用？」我看著遠方補習班的巨大招牌亮著，害我想起今天拿到的傳單，一直想著什麼補習班優惠特價，該去哪一家，還是不要去？

「知道這些可能沒有用。」蘇轉頭看著我：「不過，那又怎樣？」

隔幾天放假，早上蘇打電話來。

「幹嘛？」

「快點，現在是十點，你知道嗎，每天這時候頭髮才會長，仔細聽你可以聽到頭髮長長的聲音。」

「喔。」

我把電話掛上，坐下來靜靜聽頭髮長長的聲音。我覺得頭好癢，可能是頭髮真的長長了，用手去摸摸看，才發現原來是那隻黑螞蟻還在我身上。

好奇怪。

我抬頭看著四處，到底哪裡有蟻窩？

我盯著手上的黑螞蟻，牠慌張地四處張望，我好奇在牠的眼裡我是什麼樣的生物？我把牠放到盒子裡和那隻蟻后在一起，這時候才發現那隻蟻后已經死翹翹，就躺在盒子裡不動。或許牠還沒遇到公蟻交配就被我抓來了，我眼眶泛淚，把蟻后放在地上，也把那隻黑螞蟻放走，然後就靜靜地蹲在地上看著。不久之後這隻蟻后就被幾隻擬大頭家蟻扛走，像是送葬的隊伍，一群紅螞蟻扛著黑蟻后的屍體，我跟蹤著擬大頭家蟻，看著死去的蟻后又活過來似地移動著，慢慢看著牠們躲到縫隙裡去，漸漸地就藏身起來，直到最後一隻工蟻消失在縫隙裡。好奇怪，好像進入了黑洞一樣消失了。或許螞蟻能夠穿越時空吧，我猜，不然牠們怎麼能總是出現在我身上，還把奇怪的蘇帶來變成我朋友？

我想起這幾天放學我和蘇走在在一起的時候，她對我說了很多過往發生的好玩事情。她說，國中的時候參加過管樂隊，被選去吹薩克斯風，每天早上升旗時就吹國歌和國旗歌。那時候，學會吹薩克斯風這件事情讓她爸爸很高興，因為她的小姑姑在跳五子哭墓兼孝女白琴，可以介紹她去吹送葬西索米，反正鄉下最愛這套，爸爸認為這樣以後不會找不到工作，很令人放心。

可是，蘇的目標沒有這麼容易達到，她去圖書館看很多書，發現很多稀奇古怪的金氏世界紀錄，

她想要成為金氏世界紀錄的保持人，而她的目標是世界最低的凌波舞王，所以她晚上都在頂樓用曬衣架做成的舞竿練習下腰兼順便曬衣服，還因此嚇壞隔壁屋頂烤肉的小男孩，以為看到曬衣服而只有半身的鬼，因此收驚幾個禮拜。

想著想著，我覺得她真的比我有趣太多了，我突然好想和蘇說話。

我看著通訊錄打電話回去。

嘟嘟——

明天放學後，就約在上次去的百貨公司觀景台。

「幹嘛？」這天她比我早到，正在喝罐裝茶，我懷疑那是蜂蜜茶，因為我又在她的身上聞到蜂蜜的味道。

「沒怎樣，無聊……」我聳聳肩說著。

「也好，反正最近我不想養蜜蜂，出來正好。」

「那你喜歡養蜜蜂嗎？」我想了想，問了個怪問題。

「喜歡啊，跟你說喔，國小時候我都會被同學欺負，最後我就帶兩隻蜜蜂去上學，然後把蜜蜂抓在手上，誰敢欺負我，我就替他蜂針療法！」

「好可怕。」我看向蘇的背包，懷疑裡面也有裝著兩隻蜜蜂的塑膠袋。

我想到小時候被蜜蜂叮到之後，會有許多小男生因為健康教育課本學會的內容，會趕快湊過來脫

下褲子，對你被蜜蜂叮到的地方尿尿，那比被蜜蜂叮到還可怕。

「但是最近很麻煩，蜜蜂都不見了。」

「蜜蜂幹嘛不見，會怎樣？」

「就是蜂群神祕消失，不知道去哪裡，工蜂兵蜂都不見了，蜂巢裡只剩下女王蜂和蛹而已，我去圖書館看好多科學相關的書，科學家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原來她整天混圖書館是因為蜜蜂神祕消失事件，我聽了有點驚訝。

「那怎麼辦？」我看她這麼迷惑想安慰她，沒想到她竟然說：「還好啦。」

「還好？」我皺起眉頭。

「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好好活著，其他都只是遊戲啦。」

我摸摸頭，不太能夠解她在想什麼。

「無聊嗎？」蘇問我，我點點頭。

「那走吧。」

「去哪？」

「當然是去玩啊。」

我跟著蘇去百貨公司的超市大賣場，蘇帶著我玩交換別人推車的遊戲。就是在別人遠離推車去拿商品的時候，偷偷把別人的推車給交換，然後偷看別人不知所措的模樣。我很緊張不敢做，但是蘇卻

說：「又沒人損失什麼啊，我是替他們製造緣分。」我躲遠遠地看著推錯車的年輕男女互相道歉隨後聊天起來。

隔兩天後，我和蘇同時被叫去學校訓導處，賣場人員播放監視錄影給學校老師看，老師便和護士竊竊私語。下午我和蘇不用上課，爲了讓賣場人員不追究我們兩個，所以我們要被帶去看精神科。

我不喜歡看醫生，所以蘇先進去診間，等了十幾分鐘，她出來以後換我，醫生看我一眼之後，自顧自地抄寫著病歷。

「你怎麼了？」醫生頭也沒抬起地問。

「老師要我來鑑定……我是不是精神有問題，因爲我們移動別人的賣場推車。」我有點無奈地說起。

「嗯，最近有幻視嗎，有看到什麼不該看到的東西嗎？」醫生抬起頭來看著我一眼，隨後振筆疾書。

「沒有。」

「沒聽見什麼特別的聲音嗎？比如說有人在你耳朵旁邊說話，或是聽見什麼特別的聲音？」
我想想。

「嗯……有試圖去聽見頭髮長長的聲音，早上十點到十二點的時候。」

醫生瞪大眼睛看我，繼續繼續振筆疾書寫什麼。隨後醫生問什麼我也無心回答，只一直用眼角餘光偷看桌上那份蘇的病例，好好奇蘇的一些祕密。

「老師，我們沒有發瘋啦，發瘋的人不會來上課吧。」在回程的車上，蘇和帶我們來看醫生的老師說著，老師眼神中竟然透露了一絲不安。「你們發瘋的人都嘛說自己沒瘋。」

回到學校去，教室空蕩蕩的，全部同學都去農場實習，剩下我和她沒有分組。

「去蘭花棚吧。」她也沒想太多，就帶著我走上蘭花棚。蘭花棚在科館教室的頂樓，是個露天的網室。從頂樓圍牆邊看出去，可以看到眼前一片樹林，那是樹木苗圃區，有五、六十歲的桃金娘樹和橄欖樹，還有葉子的味道聞起來和果實一模一樣的蓮霧。傳言日本時代這裡是墳墓區，以前的學長晚上都會來這裡試膽。不過老學校通常都是這樣，那些傳言我猜沒有一項是真的。

「你看，你會分嗎？」我望著遠方出神，此時蘇拿兩盆蘭花出來。「春石斛和秋石斛？」

「分不出來。」我仔細看那兩盆蘭花，對我來說那是一樣的植物，我搖搖頭。

「我就說吧。」她驕傲得很。

「畢業以後要幹嘛？」我對那兩盆花沒興趣，開口問起。

「回家養蜜蜂吧，那你呢？」蘇挺篤定地說著。

「先想辦法升學好了，剩下的事情以後再說。」我回望遠方說起。

「是喔，你不要後悔就好。」

「唉……」

在我煩惱考試的問題時，身旁一顆掛在牆上的嘉德麗雅蘭花上，吸引一隻蜜蜂來吃蘭花蜜。

「這是義大利蜂種。」蘇看著我好奇的模樣，便走向蜜蜂，竟然毫無畏懼地捏起蜜蜂的翅膀，拿起來仔細盯著。

「妳好厲害喔。」我看著蜜蜂把腹尾的刺伸出來，對著空氣刺了刺，我知道牠要是真刺下去，尾刺就會跟著腸子跑出來，根本就等於自殺。

「這隻蜜蜂很健康，沒有染上蜂蟎喔。」蘇隨後順手把蜜蜂放走，彷彿是放走一隻溫馴小狗，讓我嘖嘖稱奇。

「是喔，蜜蜂也會生病？」

「你有興趣嗎？要看的話，明天放假來我家。」

「明天放假？可是明天是睦鄰運動會耶？」

「那運動會只是和媽媽們一起玩，沒我們也沒差啦。」

這是我第一次學壞，蹺掉學校行程，沒有去袋鼠跳和滾輪胎，而是坐上一班通往海線的客運，沿路晃蕩到海邊。到車站之後，我發現這個小鎮非常荒涼，彷彿位在世界邊緣，破碎的柏油路地面上有著狗屎，竟然沒被輾過和踩過而整條好好地被風化成了白色。出了車站沒看到什麼人，但是有一個戴著面罩的阿嬤緊盯著我不放，害我好緊張，後來才發現，原來那是蘇騎著摩托車來接我，因為還沒

十八歲，沒駕照所以要戴全罩安全帽，身上穿著花布衣，臉上遮花面罩，打扮成阿嬤的樣子避免被盤查。

除了媽媽之外，這是我第一次給女生載，雙手不知道該放哪裡。

她帶我到她家，好舊好舊的家，可能是民國四、五十年的時候蓋的吧，有一整片充滿裂痕的水泥牆，牆壁上爬著一小部分的地錦，翠綠色的葉片很美。

蘇說要去蜂場，我就好奇地跟在她背後，看著她把一些砂糖放到碟子裡，加水之後混勻，然後一一放在蜂箱上，只見蜜蜂很快地從蜂箱之中飛出來，靠近碟子開始忙著採蜜起來。

「原來蜜蜂都是吃糖水的喔？」我大開眼界。「怎麼這麼爽，不用到處採蜜？」

「沒有整箱帶去授粉的時候都是這樣子。對了，你不是很愛看螞蟻嗎？現在可以看蜜蜂啊？」

「又不一樣。」我向那蜂箱內，許多蜜蜂忙碌地進出，其實和螞蟻滿像的，都是忙碌得不得了的小生物。

「差不多啦，都膜翅目的，只差螞蟻不會生出蜜而已。」

我像是觀察螞蟻那樣，蹲在蜂箱前面看著這群在自己蜂箱上頭採蜜的蜂，沒多久，蘇的阿嬤和媽媽都回家，原來她們去賣蜂蜜，不純就砍蜜蜂頭的那種攤位，看到我也不驚訝，反而有點高興。

等好久，沒看到他爸爸，我好奇地問著。

「你爸呢？」

蘇搖搖頭。

「你阿公呢？」我再次低聲問著。

她再搖搖頭。

我不好意思再問，後來她才說，她的阿公很多年前去外面組織別的家庭，她阿嬤很骨力，年輕的時候和人學會養蜜蜂，建立這個蜂場養大蘇的爸爸。後來，蘇的媽媽嫁來這裡之後接手蜂場，但是這種事情好像是會遺傳，他爸爸也跟阿公一樣飛出去，和別人成了另外一個家，就沒有回來過。現在，全家就和那些蜜蜂消失的蜂箱一樣，男的都不見，只剩母的和一些小的。

我有點不好意思，因為她全家都女生，只有我一個男的，媽媽端上飲料時我害羞地點點頭，我只好趕緊說要去看她練習下腰的地方，雖然那也不過是一個普通的屋頂和曬衣竹竿而已，只見她流利地下腰兩次穿過那根竿子，讓我看出她上衣緊繃的曲線，害我更不好意思。後來她還拿著薩克斯風在屋頂吹著國旗歌，不小心結尾的時候走了一個音，害我笑了出來。

隨後要煮飯，蘇叫我一定要做一件事情，她叫我拿著平底鍋到樓下站著，她跑到二樓去。

「注意注意！」她低頭看著抬著頭的我說著。「要打蛋囉！」

「打蛋？」

我左看右看，哪裡有蛋。只看到她從二樓打蛋，我在一樓用平底鍋接，沒接好，一顆蛋黃就啪一聲落到我臉上，再滑到平底鍋裡。

「好久之前就想要這麼做了。」她笑著說。

這天，在夢中我變成力大無窮的人，像螞蟻一樣可以扛起五十倍的東西，把那一天所有抓住我阿魯巴的人全扛起來。我醒來後累得滿身大汗，發現是畢業典禮那天早上，快遲到了，我趕緊換好服裝，衝去搭公車。

在車上，我的腦中迴盪許多聲響，那天留在蘇家吃晚餐，她說畢業之後，就要搬走了。

「我媽說，以後不在原地養蜜蜂，要開著蜜蜂車在全台灣繞著，幫忙授粉收錢，比在原地產蜜好賺太多。」

「因為到處缺蜜蜂授粉，你知道嗎，沒有蜜蜂授粉，很多蔬菜水果就不會長出果實，台灣人就要挨餓了，會引起飢荒喔。」

「你看，這可是功德一件。」

聽著蘇所說，我啞口無言，不知該回些什麼，只是好奇為什麼她總是知道自己在做什麼，而我像個傻瓜，整天猶豫不定。

後來那幾天，蘇下課都趕快回家，說去考汽車駕照。我想著，以後她就要開著車，帶著車上數百萬隻蜜蜂在台灣島上到處穿梭。一旦這樣想，我突然想到我很想要蟻窩，但是我一隻蟻后都沒抓到，而蘇已經擁有好幾個裝著女王蜂的蜂箱。

現在，婚飛的季節已經過去，我去路燈底下等，抓不到螞蟻，錯過季節就要等明年。

蘇不再升學，畢業典禮上她都不在，不知道去處理什麼了，我坐在座位上一直心神不寧，拿完畢業證書後，我坐在典禮會場階梯上等了好久，終於看見她的背影，遠遠地走向校門去。

「欸！」我和她揮手，她發現我也和我揮手。「等等我！」我大叫，但是她一身黑衣黑褲，又混入穿畢業服拍照的人身邊，我被迷惑搞錯了方向，怎麼樣都追不上。

「等我！」我繼續跑著，終於跑到側門邊，遠遠看著她坐上了一台小發財車，我喘息著追不上，只能遠遠看著小發財車開走。畢業那天我緊張地打電話去她家，才發現電話已經停號，而後寫過幾次信寄去，卻都被退回，或許，她已經展開環遊台灣的授粉旅程。

蘇不在之後，我才下了決心，沒去補習班，而是去圖書館閱覽室倒數衝刺，最後幸運地吊車尾考上學校。

離開桃園去外地讀書以後，我發現我再也不曾在身上看過螞蟻，有時候在路邊看到螞蟻，心裡還是有些感慨，我從來都沒有擁有過一個窩，一個齊心齊力的窩，大家有共同目標的窩。

我記得蘇所說：「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好好活著，其他都只是遊戲。」我學著蘇要去做一些特別的事情，我潛入了以前學校，拿了幾盆我以前種的薄荷，然後把它們種到行道樹底下去。我在學校男生宿舍的屋頂上學習下腰，但是自從被女生宿舍檢舉男宿屋頂有偷窺狂後，屋頂門就鎖起來。我只好在去管樂社學會吹小喇叭，常常騎著摩托車去夜間海邊吹奏，嚇到在海灘上摟摟抱抱的情侶。

我好想念蘇，試圖打電話給蘇，但是家中電話依舊是空號，也沒有人知道她的手機號碼。有時我想，說不定她不會存在過，而是我腦中的幻影，然而畢業紀念冊上的大頭照沒有變成空白，她是真的存在過啊！蘇留給我的體育褲也還在，並沒有變成透明消失。我拿著體育短褲感傷起來，還好那天家裡沒人，不然被看到會被當變態。

我慢慢長大，念完書，服完兵役，多年後成爲了一個攝影師，整天拍著婚禮和活動。我幾乎把蘇給遺忘了，也幾乎忘了青澀時期好想擁有一窩螞蟻，一直到好多年以後，我接到一個去一〇一上面觀景窗樓層替遊客拍照的工作，那晚，我不斷喊著：「一二三，笑。」、「西瓜甜不甜，甜——」引人開嘴笑的同時按下快門。

那一次我突然聞到蜂蜜的味道。

這突然出現的味道，似乎讓時間暫停了一秒，而我像是被人突然在頭上拍一下而睜開雙眼似地想起了蘇，想起這個已經遺忘許久的人，她真的教會我好多的事情，雖然說都是一些類似肥皂洗手沒有比較乾淨的事情。我看著一〇一的窗戶，想起來多年前問蘇的事情：「螞蟻從一〇一大樓上掉下來會不會死翹翹？」

就在我看著觀景窗下的城市燈光像星空一樣密布而疑惑著的同時，突然有人拍我的肩膀。

難道是蘇？

我趕緊轉身一看，是一個像人一樣高大的黑棘蟻，牠穿著西裝站立著對我說著：「笨，當然會

死。」

我張大嘴，看著這隻大螞蟻人，牠的模樣並不可愛，其實有點恐怖。

「可不是說很輕所以不會摔死嗎？」我好奇地追問牠，只見牠用中間腹部那節的兩隻腳解釋著，而上面胸部那兩隻腳撐住下巴無奈說著：「唉呦，你想，因為底下車很多，掉下去不是被輪子輾死，要不然就是被逛街的人踩死啦！」

說完之後，牠就自顧自地走入電梯內。我怔住，隨後追上去跟著下電梯，電梯門打開，滿街跟人一樣大的螞蟻們正在行走著。我看見黑山蟻大叔開著計程車；一隻舉尾蟻翹著尾巴驕傲地走著，手上還提著精品購物袋；擬大頭家蟻手上拿著智慧型手機嘻嘻哈哈說話。雖然有很多螞蟻，但是此時我只對那位和我說話的黑棘蟻有興趣，我下意識覺得，牠一定知道蘇的祕密。

我跟蹤著那隻螞蟻人，卻只看著牠愈走愈快，快到我必須小跑步起來，不知怎麼著，我竟然覺得地上黑色柏油漸漸地浮起，過一個坡之後，我才發現，原來這黑柏油路是一個人的頭髮，我正爬在一根頭髮上，而且隨後愈爬愈高，螞蟻就……不見了？不行，我想我這次再也不能跟丟，我一直走，一直走，發現自己好像在一個人的頭皮上迷了路，那隻黑螞蟻和黑頭髮合而為一，變成保護色消失了。而我，突然發現自己也有六隻黑色的腳，這時我才想通，原來我現在就是一隻螞蟻啊。

這時，兩隻巨大的手指頭從天而降，捏起我的身體，我害怕地大叫，卻只發出噤噤咕咕的聲音。回家的火車上我醒過來，好奇怪的夢，讓我嚇得滿身大汗。

這個夢讓我想到當年那隻咬著科學麵屑的黑螞蟻，會不會一直還在我身上？我找遍全身直到響鈴到站都沒發現那隻螞蟻，我有點惆悵，但就在我下車站在月台上的時候，突然發現那隻曾拍我肩膀的黑螞蟻，戴著台鐵車長的帽子，正要走去火車駕駛艙開火車，他和我揮揮手再見，火車啟動了，我驚訝地目送火車離去。

匡隆——匡隆——

如今回想起過去少年時期的煩惱，那些分數志願什麼的幾乎全忘了，卻清楚記得當初蘇說過的奇怪話語，或許這就是記憶的奇妙之處，雖然我依舊不知道春、秋、石斛蘭要怎麼分辨，雖然我一直都沒聽見頭髮長長的聲音，雖然我不知道薄荷甘不甘願被做成痲痛藥膏，也從來沒看過樹獺游泳，但那些話語的確確地記在我的腦裡，我這才發現，小時候的煩惱、大人們在乎的那些有多麼重要的事情都好無聊，我反而幾乎全都忘掉了。

匡隆——匡隆——

火車愈開愈遠就再也看不到。

我離開車站，走路要去搭公車的時候，或許是因為太專心思考，在一個明亮的路燈下，沒有注意到一台從巷子裡逆向衝出的汽車，在我被撞擊到的瞬間，光線瞬間逼近我的瞳孔，我看到一個喝醉酒而眼神渙散的女子，我想我在她的眼中應該是一個巨大消防栓，我被她的車頭撞飛起來，而那台車也沒停下來，我感覺到車燈光線正在逃離，留下一片黑夜。

這被車撞到後落地的瞬間不到一秒鐘吧，但是對我來說卻感覺好久好久，由於我從來沒有過這種感覺，我開始猜想我會死，但是就這樣死去，我又不甘心，我才剛想起一位重要的朋友卻要死去，太令人感慨。於是我隨即又想著，我不應該沉浸在這種情緒，或許，我不應該再優柔寡斷，應該要學蘇一樣積極。我後悔年少自己沒有活得認真一點，也沒有多遊戲一點，我突然覺得從此刻開始，我一定要做些什麼，我努力掙扎，感覺自己像在一片泥濘黏稠的霧中游泳，穿過一片混沌質感，感覺自己正在飛行似地擺盪、震動、喘息，看著一陣光霧指引前方，我感覺自己彷彿收起翅膀似地即將降落。

我睜開眼睛，想起自己因為身體不舒服所以趴在桌上睡著了，我驚覺地站起轉頭四看，教室內冷清空盪剩我一個，我看著自己穿著高職制服，似乎記得什麼，卻又覺得忘了更多。

我覺得好累，眯著痠澀的眼睛打個哈欠，突然低頭發現——
有一隻螞蟻在我身上爬著。

青春的對白與留白

◎季季

這篇小說寫得最好的是對白。現在的年輕作家，也許欠缺生活經驗，或者想像力不足，大多不太會寫對白；許多小說都是呆板扁平的敘述體，無法以對白突顯小說人物的個性、年齡、生活背景……本篇寫一個農校高三男生「我」，畢業前被「阿魯巴」破了褲子後，巧遇同班的女生「蘇」，由此引出許多生動的對白，譜寫了淡而有味的青春之歌。「我」喜歡螞蟻，認為蟻群的生命循環「一時失敗也沒關係，一切都有機會重來。」優柔寡斷隨波逐流，最後選擇參加大學聯考。「蘇」則因家貧，以務實態度面對生活，考了汽車駕照，畢業後和媽媽駕著蜜蜂車環島授粉賺錢，點出單親家庭謀生不易及「蜜蜂」銳減的環保議題。

然而這篇小說的結尾寫得太滿，瑣碎而蛇足。如果作者能知取捨，多些留白，減去「我」趴在書桌上那個漫長的夢中夢，全篇的結構當能更為精簡，意象也會更突出。